

#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人物特寫 來源民生報 日期 740612 版面 三版

## 感恩的歲月

### ——王貞治母親的回憶錄

王登美原著 林秋山 康蒼洲 台譯

早實高校二年級時，王貞治參加甲子園全日本高校春季棒球大賽贏得冠軍，他當時是早實高校隊的王牌投手。



## 第二章 離別夜車

最近，重現連續劇「阿信」頗為轟動。劇中主角阿信，在童年時為了減輕家中的負擔，即出外為人傭傭。其實，像這類的事情，在我小時同樣地俯拾可得，處處可見，並不稀奇。這幾年來，所謂的貧窮，往往是指沒有財力提供孩子上高中、上大學；或是指沒有餘力支付住宅貸款，或沒有閒錢去遊樂之類的人。而我們小時的貧窮，則是擔心一家人找不到食物。或者是顯得了今天，卻顧不了明天的物質匱乏。因此，一個家庭，能少養一個孩子，對全家人都是有好處的。為了減少一個孩子的飲

### 姑媽來信 一線曙光

食耗費，就要相對地減少吃飯的人口。

住在東京月島的姑媽，看不過我家向人告貸的慘狀，就勸我父親設法減少家中人口。這個姑媽，就是祖父和祖母離婚時，和祖母一起生活的妹妹。雖雙親不睦，但他們兄妹兩人仍保持連繫。所以，她來我家時，並不會因長輩的糾纏因素而有疏離冷淡的感覺。

姑媽來信說：「送一個人到東京來吧！」姑媽年輕時，就來到東京工作，和在石川島造船所服務的野高姑丈結婚。因此，姑媽頗有都市人的性情，彷彿就有東京、江戶人的作風。看到別人痛苦困頓，絕無法默不作聲。

由於姑媽來信說，她已為我們找到了一個屋主。所以，在來信第三天，父親似乎是痛下決心的向我說：「事到如今已無可奈何了，只好讓登美去東京啦！」

### 東京幫傭我也願意

那時，我已十六歲，也是個足以體會家中苦惱的年齡。因此，只要有工作，我那裡都願意去。真能夠到東京工作的話，一方面既可減輕家庭的負擔，另一方面，至少也會有微薄的薪資，可寄一些回家。

然而，母親卻極力的反對。絕不願我單獨一個人到東京去。

當時的東京，對我們這些鄉下來人來說，是遙不可及的另一個世界裡的大都市。以現在的情況來比較，就如同到外國工作一般。

平時極溫順的母親，這個時候卻以極激動的話調，向父親吼叫著：「一定要有個人去的話，就由我到東京去吧！」媽媽的眼眶已盈溢著淚水。

後來，我曾聽父親追憶這件事，確沒有比這個更令人痛苦的事。其實，父親同樣地想把我留在身邊。以雙親的心情來說，即使家裡再窮，也不願讓子女有痛苦的回憶。這種令人為難的處境，著實是悲痛又傷感。然而，當時若無人挺身而出的話，事態又將變得更加窘迫。於是，我就插嘴說：「我去東京。」

「妳這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女孩，怎能到東京工作？」

「我會認真幹！」

「那不可能啦！」

一連兩天，我和母親為了這件事爭論。一直等到姑媽寄來第二封信，母親才稍微讓步。姑媽在信中附言說：「佐一郎兄（父）及春嫂（母），你們或許是為登美擔憂。請放心，我會照顧她。登美來東京的時候，我會到上野接她。」

因此，大正五年的八月，我準備動身到東京。要出發時，正逢盛夏，連日暑熱逼人。父親和弟妹在玄關送行，但我能體會父親的心意，實在不忍心我遠行。父親按著我的肩膀，淡淡地說了一句話：「真是抱歉！」隨即轉身，走向他的沈金工作場。

### 吞下辛酸揮別家庭

其實，父親在工作場裡無事可做。我真覺，此刻的父親多麼可憐，一陣辛酸油然湧上心頭。弟妹們悻悻地不知我為什麼要離家，只是揮動他們的小手，和我告別。

母親送我到富山車站。我要搭乘的是晚班火車。親戚餞送的程儀，正好可充作往東京的車費。

在車站的候車室，母親蒼白的臉色，似乎在說明她對我的關心，更甚於對家的不安。父親想工作，卻無事可做。光枝妹妹還僅是小學六年級，弟弟一郎明年要上小學，而前年又生下了二郎。

那時的報紙，經常登載貧苦人家舉家自殺的消息。

「如果家裡落到這種程度，我該怎麼辦？」諸如此類，莫名究竟的憂慮，突然浮現在我腦海中。（三）



裝西的製縫他為媽媽着穿，時歲四治貞王